



劉光哲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生

台灣省台東縣人

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畢業

經歷／

統統影業公司脚本企劃

台灣區漁業電台編輯

現職／

台灣新生報校對

作品／

舞台劇本「父子情深」

散文「殘局之外」、「盡心之美」、「千劍求一敗」

「美與醜」、「木瓜牛奶之旅」、「黃昏情人」

……等十餘萬字

小說「蘭花王傳奇」、「最後的生日」

拆籬柵的阿爸

短篇小說第一名 劉光哲

少年出獵手記

自從媽媽沙娜去世以後，阿爸爾雅就天天喝酒。每天從太陽出來，喝到太陽下山。連屋子後面那片蕃薯園，阿爸也不管了。草長得都比我高了。有一次，我大著膽子問阿爸，阿爸喝醉著酒，紅著臉說：自己一個人在園裏工作，他受不了。我心裏就在想，阿爸一定是在想媽媽沙娜。以前媽媽還沒去世，都是她陪著阿爸一起在園裏工作。阿爸流汗時，媽媽會適時遞上毛巾給阿爸，阿爸總會高興地拍著跟在他腳跟的獵狗庫洛，然後笑著，溫順地接過毛巾擦著汗，再繼續工作。一直到小鳥歸巢太陽下山，才和媽媽手牽著手一起回家。

而現在，阿爸變了，每天都喝酒，我都不敢和他講話。九月了，又是部落打獵的季節，阿爸還一直喝他的酒。部落的老人們看見阿爸每天紅著恍惚的臉，都搖著頭嘆息。阿爸以前是山地區裏面的打獵大王，是部落裏有名的神射手，大家都尊稱他是獵鷹——爾雅。只要他一入山打獵，出山時，又是山豬，又是羌，又是狗熊、飛狐、老鷹……等等，滿載而歸。現在，我看見那掛在牆上佈滿灰塵的雙管獵槍，再看看阿爸，心中不禁難過起來。尤其部落裏有許多人都在背地裏說阿爸是醉鷹——爾雅。上回努卡這樣說阿爸時，我還和他打了一架，結果努卡額頭上被我打腫了一個大包，但是我卻沒有勝利的感覺；以前我都以阿爸為榮，現在我却害怕提起阿爸。

眼見部落的人與高采烈地揹著獵具入山打獵，而阿爸的酒也越喝越兇，常常不自覺的喝著喝著就瞪著牆上媽媽的照片，悄悄流出眼淚。有一天，我偷偷的用舊報紙將媽媽的照片貼起來，我想這樣一來，阿爸看不到媽媽，

就不會掉眼淚了。沒想到，阿爸看了，把我痛打一頓，趕緊把貼在照片上的報紙撕下，一邊責罵我是沒心肝的小孩。阿爸變得太古怪了，古怪得連我都不認識了。

現在，我都不敢待在家了，怕看見阿爸失魂落魄的傷心模樣。那天，我和獵狗庫洛無聊的走到蕃薯園去，想挖幾個蕃薯烤來吃，卻看見園裏一片凌亂，紅蕃薯一個一個地翻出土面，在太陽下顯得非常耀眼。

「有賊！」我大聲的喊著。

獵狗庫洛警覺地豎起耳朵，忙在那片凌亂不堪的蕃薯園四下嗅著，希望能探出蛛絲馬跡。

「有沒有發現什麼？」我心急地瞪著庫洛。」

庫洛聞聲回過頭來，面無表情地愣愣看著我。

「笨狗！」我生氣地罵道，庫洛慌把尾巴夾了起來，一副可憐相。

晚上吃飯時，我把蕃薯園有賊的事告訴阿爸，阿爸不作聲，自顧自地默默喝著酒。

第二天一早，我帶著庫洛到蕃薯園去，發現蕃薯園的左右兩邊，又被弄得面目全非。大朵大朵的蕃薯葉和一顆顆的紅蕃薯慘不忍睹地翻躺在地面。

庫洛這回小心翼翼地附近不停地嗅著，然後像發現什麼地直奔向我，邀功地猛用前腳抓我的小腿肚，我跟著往前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氣，竟然是山豬蹄子印。

「原來是山豬搗的鬼。」我心裏惡狠狠地罵著，這時庫洛討好地搖著尾巴看著我。

「哼！有什麼好神氣的，山豬還沒有逮著呢？」

回家的途中，我暗暗下定決心要把這隻可惡的山豬打死，要不然這一片蕃薯園都要被吃光了。而這一片蕃薯園可是阿爸和姆媽辛苦多年的心血結晶哪！我不能任憑這目中無人的山豬來破壞。

晚上，吃完飯後，阿爸在院子裏乘涼，我輕手輕腳地走了過去。

「阿爸！蕃薯園是山豬搗的鬼！」阿爸抬起頭看著我：「大概它們肚子餓了！」

「我要出獵！」聲音大得我自己都要吃驚。

「哦——」阿爸笑了，這是姆媽死後，阿爸第一次的笑容。

「阿爸！你不相信？」我不服氣地看著阿爸。

「那你明天去看看山豬蹄子印跑到那裏去了？」阿爸講完話之後，靜靜地看著遠方，像是在思念著姆媽。

第三天，我興奮地帶著庫洛跑到蕃薯園裏，蕃薯園這回更壞慘了，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是完整的。以前綠油油的一片，現在則零零落落地東一個西一個的蕃薯，西一堆被挖亂的土堆，山豬蹄子印明顯得滿園子都是。

我和庫洛仔細地從那堆山豬蹄子印裏找出一條線索，果然有一條明顯的山豬蹄子印從蕃薯園沿著山路通到河谷，我和庫洛就沿著這山豬蹄子印追蹤著，一邊在沿途用樹枝做著記號。庫洛興奮得跑來跑去，一邊不停地嗅著

當我和庫洛走到山路的盡頭轉往山谷的下坡路時，山豬蹄子印還一痕一痕的相當清楚，我不禁笑了起來。「傻山豬！看你這回往那兒跑？」庫洛也感染上我的信心，不停地用腳來抓我的屁股，我也被牠的舉動逗得笑了出來。

我手中沿途做記號的樹枝快用光時，我和庫洛已經走到山谷底，山豬蹄子印依然相當清楚，再慢慢往前走時，我已經感覺到谷底的寒氣。突然，庫洛停住了，不再前進，回過頭瞪著我，一付不解的模樣。我心知不妙，趕快跑至庫洛那兒。前面有一個小水潭，這小水潭原是一條溪流，因為秋天旱，早無流水，乾涸成一個死水潭。週邊蔓延著一叢叢的野芒草，而山豬蹄子印就在這水潭裏奇妙的消失了。

我和庫洛不死心，跳進水潭裏，庫洛吃力地用四隻腳在潭中努力划動著，濺起一片片的水花。越深入水潭，濕淋淋的雙腳越襲來一陣森寒。我們努力地找著，卻連一個山豬蹄子印都找不著。

這時，庫洛還裝模作樣地到處嗅著。其實，庫洛和我也知道，山豬是不能游過這汪小水潭的。我吹了聲口哨，打個手勢，要庫洛回家。

「好狡猾的山豬！」我沮喪的踢著地上的石頭，庫洛夾著尾巴，垂頭喪氣的一路跟著。

吃晚飯的時候，阿爸看我一臉憂容，便說道：「你碰上白雀玉了！」

「什麼？白雀玉？那不是山豬大王嗎？」

阿爸沒有表情地點著頭。

「阿爸今天下午到園裏看了一趟，是白雀玉沒錯。」

我不敢再追問阿爸為什麼知道一定是白雀玉，但我相信阿爸的判断，因為阿爸是最偉大的獵人——獵鷹爾雅。再加上今天被狡猾的山豬騙了一次，不是白雀玉還有誰？於是，我將今天下午和庫洛找尋追蹤白雀玉蹄子印的情形告訴阿爸，阿爸聽了，笑了笑。

「你找不到牠的！」

「為什麼？」我不服氣的反駁。

「因為白雀玉不是普通的山豬，牠又兇猛、又狡猾、又聰明，多少獵人栽在牠手裏。」

「哦——」我失望地叫了起來。「那我們怎麼辦？那一片美好的蕃薯園就這麼完了？」

「你明天幫阿爸用圓木材將蕃薯園整個圍起來，別讓白雀玉進來！」

「唔——」我失望地應了一聲。原以為阿爸會英勇地帶我去狩獵，把這可惡的山豬大王白雀玉給獵了回來。沒想到，阿爸却要做這種讓族裏的人耻笑的圓木籬柵。我悲傷地想著。阿爸像看穿了我的心事，問了問我：「怎麼了？伊媽！」

「沒有。」我賭氣地回答。

我悄悄地溜回房間仔細地想著；阿爸再也不是以前的阿爸了，他不再是英勇的獵鷹爾雅。躺在床上，我瞪著牆上掛滿的一顆一顆動物的骷髏頭標本，那都是阿爸一輩子最光榮的英雄標記啊！在失望中，我昏昏沈沈的睡着了。

天亮後，我和阿爸趕到蕃薯園去時，那隻目中無人的白雀玉把整個園子都挖翻了，我真不曉得牠要那麼多蕃薯幹什麼？阿爸看了看景象淒涼的蕃薯園，也不說話，要我幫著他把一根根圓形木材深深地埋在蕃薯園週圍。我心有不甘，不情願地工作著，我突然有點厭惡起阿爸。我和阿爸工作一整天都沒說話，等到太陽滾落山阿時，整個籬柵已經圍成了，像一座城堡一樣堅固。阿爸拿出煙抽著，一邊眯著眼志得意滿地欣賞著他的傑作。

「這樣，白雀玉就不會闖進我們蕃薯園了。」阿爸自言自語地說著。

但我却希望白雀玉今晚能弄壞這籬柵，這樣我就有理由可以出獵了。如果阿爸不願意，我可以自己拿著那隻雙管獵槍和庫洛出獵。我想，我已經足夠成為一個部落裏的好獵人。

那個晚上，我作夢都夢見白雀玉把籬柵弄壞，高興地吃著蕃薯，並嘲笑地瞪著阿爸。

第二天一早，我和庫洛迫不及待地趕到蕃薯園，我幾乎要歡呼的跳起來。那籬柵壞了，從底部被挖起掘倒了。三根圓木材，有更多的蕃薯被挖了出來。山豬蹄子印更清楚了。

我和庫洛默契十足地再次沿著山豬蹄子印追蹤著，這回，我們更加小心，每隔五公尺就標下記號，並且分析上回的山豬蹄子印怎會消失得那麼離奇。走到谷底時，和上一回一樣，那山豬蹄子印在那汪小水潭中就消失了，附近再也尋不著。這次庫洛也學乖了，不再跳到水潭裏游到對岸，只是在週圍嗅了嗅做樣子，交差了事。

回到家時，阿爸還是喝他的酒。我把今天的情形告訴阿爸，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他知道了。我氣不過突地告訴阿爸：「今天晚上我要躲在蕃薯園裏，跟蹤白雀玉，看牠到底跑到那裏去，然後，明天我要和庫洛出獵，將牠打死獵回來。」阿爸古怪地瞪了瞪我，沒有說話。

月亮爬上山頭時，我已經爬到蕃薯園旁的白楊樹上，庫洛躲在樹腳暗黑處。從樹樑上面，就著銀白的月光，我可以清楚地看見蕃薯園的一靜一動。我和庫洛耐心地等待著。

當月亮移到半空時，我突然聽到一陣聲響，我看見庫洛的耳朵豎起來。這時候，那隻大膽的山豬王白雀玉出現了。我不禁全身發冷，我從沒看過那麼大的山豬，像隻小牛似的身形，全身的毛雪白的刺張著，那兩枝山豬牙像匕首般地從嘴邊斜插出來約有一尺半長，閃閃發出令人膽寒的白森森的光芒。

我正奇怪所有山豬都是黑色的，白雀玉的毛為什麼是白的？白雀玉已經循著昨天挖倒的籬柵缺口進了蕃薯園。這時，冷冷的山風吹了過來，白雀玉停下脚步，順著山風嗅著鼻子。還好，我和庫洛此時是在下風位置，要不然氣味一傳過去，今晚就別想跟蹤了。我深深了吸口氣，開始佩服起白雀玉的聰明和狡猾，我看見庫洛的眼睛閃著綠光瞪著白雀玉。白雀玉嗅完之後，發現四週沒有危險，便大模大樣的移動著如小牛般的身體，開始用牠的蹄

子和七首般的山豬牙，兩方齊下地在挖蕃薯。牠的動作快速，一邊將骨碌碌的眼睛亂轉，然後，一顆顆的紅蕃薯從土裏蹦了出來，白雀玉一口一個地吃著，吃得我心頭恨得牙癢癢的，那都是阿爸和媽媽的心血哪！

月亮開始偏向西斜了，我和樹的影子被月光斜映在地面，像剪影一般地貼在白雀玉的身旁。白雀玉驚覺地停止動作，狐疑地瞪著地上的影子。我發現情形不好，卻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緊緊地抱著樹幹，一動也不動。白雀玉看見地上的影子定的一動也不動之後，方才安心地吃著牠的紅蕃薯。過了一陣子，白雀玉好像吃飽了，牠忙著用牠的山豬牙將一顆顆的紅蕃薯串起，串得像二串紅項鍊似的，使白雀玉的模樣看來可笑極了。

至此，白雀玉志得意滿地環視四週，才慢慢地從籬柵的缺口走出去。我趕緊從樹上爬下，拍了拍庫洛。庫洛會意的跟在我身旁，我和庫洛躲在沿途的草叢後跟蹤著，白雀玉顯然沒有發現我們。意氣揚揚地邁開步子，我匆忙地在沿途做記號，慢慢地，白雀玉走到河谷了，我不禁心急了起來，山豬蹄子印怎麼會到這兒就消失了？

白雀玉拖著吃飽的大肚子，走到河谷的小水潭低頭喝著池水。喝完水，牠狡猾的回過頭來四處查看著，安心了，然後慢慢的往水中前進，當牠走到水潭的四分之一時，我不禁要叫了起來——會游泳的山豬！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剎那，白雀玉像一團白色的飛影，從水潭中，奮身一躍到右邊的野芒草叢裏，身影隨即隱沒在野芒草叢裏。而這也是為什麼白雀玉的蹄子印會消失的原因。若非親眼目睹，真不敢相信。好狡猾的白雀玉，故意把注意力引到水潭邊，然後由水中消失牠的蹄印，再躍入右邊的野芒叢，讓人找不著牠的蹄印。

這時，庫洛也看倦了，我拍了牠說前進，我們快速地繞過小水潭，在右邊的野芒叢盡頭的小路，又赫然出現白雀玉的蹄子印。這蹄子印一直蜿蜒到山谷的盡頭深處。遠遠地，我們看見白雀玉的碩大白色身影在盡頭的山洞裏消失。趕到山洞時，只見雜草荊棘叢生，位置隱密。我把身上的白手帕綁在山洞前的荊棘上，並要庫洛仔細看清楚附近的地形。庫洛再看我時，月亮已經要滾落山阿了，我帶著庫洛就著清月光抄捷徑回家。

躺在床上，滿眼都是白雀玉。這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白雀玉啊！看我怎麼收拾你。我想到要如何開口向阿爸借雙管獵槍，一面沾沾自喜於今晚的收穫，再如何也睡不著。明天！我即將看見白雀玉身上中槍的痛苦樣子，阿爸驚訝的樣子，以及族裏上下欽佩的眼光，不停的在我眼前變化出現。我就這樣眼睜睜地等到雞啼天亮，度過一個無眠的夜。

「阿爸！你的雙管獵槍借我。」

「幹什麼？」阿爸驚訝地看著我。

「我要和庫洛去打山豬大王白雀玉！」

「哈——哈——哈——」阿爸笑了開來，這是媽媽去世多日以來，阿爸笑得最開心的一次，但我却有一股被輕視的傷痛。

「有什麼好笑？阿爸！」我不滿地說。

「你打不到白雀玉的，伊瑪！」

「我一定要出獵！」我想起昨晚白雀玉的詭計和那洞口上綁著的白手帕。

「我一定要出獵，阿爸！」我原以為再次這樣要求，阿爸會生氣，沒想到阿爸竟是一臉慈愛地看著我。

「好吧！阿爸將雙管獵槍借給你，但你自己的安全要注意！」阿爸小心翼翼地將牆上的雙管獵槍拿下來交給我。一邊叮嚀著要我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一邊教我如何獵打山豬。我早已興奮得聽不進耳裏，含糊地答應著。庫洛看見獵槍在我手上，也同時感染上那種出獵的緊張和興奮，本能地望著我又吼又叫、又跑又跳。

當一切都準備好要出發時，太陽已高掛在半空，火毒的陽光炙照在人身，有整人的痛楚。我和庫洛沿著昨夜裏沿途標的記號，快速地向河谷前進。

經過那汪小水潭，接近河谷盡頭時，我和庫洛放慢了腳步，一顆心砰砰地跳個不停。白雀玉的山洞已經在目標，昨晚綁的白手帕，鮮然地迎風飄搖，像是和我打著親切的招呼。寒冽山風一陣一陣襲來，讓人從心底發冷。庫洛已經有點慌亂。我握著獵槍，屏著氣息，我不知道那山洞裏到底有多少山豬。但那山豬特有的濃烈腥味，在我愈靠近洞口時，濃濁的傳來。我打著手勢，要庫洛過來，我指著洞口旁的大樹，庫洛會意的點點頭。我揹著槍，慢慢地爬到樹頂上，我把附近的樹葉摘光，以打開附近的視界，然後把獵槍穩穩地架在枝樑間，並試著從瞄準點孔修正瞄準點。一切準備好之後，我吹了一聲長長的口哨，配合著手勢，庫洛見狀，便像瘋了般地長驅直入往山洞口狹窄地狂吠。

「汪——汪——汪——汪——」聲音狂烈的在山谷裏迴響。

山洞口的草叢起了大變化，一個白色的身影出現了，我緊緊握住槍管。還來不及看清，白色身影已然飛快地往庫洛衝去，庫洛機警地避開了。

「幹得好！庫洛！」我大聲地叫道。

庫洛此時故意吊胃口，故意忽快忽慢地往前奔跑，那白色身影緊追不捨地跟在後頭。我這才發現這隻山豬不是白雀玉，而是一隻母山豬，那產後豐滿的乳房幾乎要拖垂到地上，可能是白雀玉的太太，我正這麼思量著。

「汪——汪——汪——汪——」庫洛的聲音又傳過來，顯然庫洛的計策得逞了。那隻母山豬死命地在後追著。但這時經過一場追趕，母山豬已露出力不從心的疲態。庫洛故意作勢往山洞裏衝去，母山豬驚慌的趕了過去，奮力的用匕首般的山豬牙往庫洛刺去，庫洛輕巧的躲了過去。母山豬這回固守著山洞口，庫洛挑逗地往前開戰，母山豬挑起了怒火又追了出來。我看見庫洛的腳步依照輕快，而母山豬的步履，有點力不從心的搖擺不定。

庫洛故意的遠繞到河谷前方兜了一個大圈子，庫洛繞回來時，邀功底向我笑著，母山豬蹣跚地搖搖擺擺，氣息雜亂，但却還痛苦地掙扎著衝到山洞口，不讓庫洛進入。這時，我故意大力搖動樹上的枝樑和樹葉，引起了母山豬的注意。當牠看見我和枝樑間的雙管獵槍時，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瘋狂地吼叫著「嚶——」往我這棵樹

衝來，牠瘋狂地不停用全身的力量撞我這棵樹。

「碰——碰——碰——」

我在樹上差一點被撼下來。

「碰——碰——碰——」一次又一次死命地撞著，我在樹上被震得全身發麻，一陣排山倒海的痛楚傳來，我都快支持不住了。

「汪——汪——汪——」庫洛在危急中汪汪地向母山豬衝去，母山豬被庫洛引了開去。這時我才驚魂甫定的鬆了口氣，並緊緊地扣住獵槍的板機。再看看底下的樹幹，樹皮已經剝落，染上一大片一大片山豬鮮紅的血跡，這隻母山豬已經發狂了。

「汪——汪——汪——」庫洛這時已從山谷前跑了回來，母山豬一頭一臉的血，山豬牙也被撞斷了半根，狼狽地搖搖撞撞跟著回來。這時牠再也沒有力氣，整個無力的身體已近乎用拖的在地面上苟延殘喘。庫洛得意的在週圍示威地叫著；母山豬掙扎著要到山洞口去，但走到半途，竟倒了下來，身體不斷地抽搐著。我興奮地舉起獵槍，瞄準母山豬。

「砰——」的一聲，血飛濺了開來，母山豬抽動了一下後，就不再動了。

「砰——」我再補上一槍。

山谷裏不斷迴響著槍聲，我趕緊從樹上爬下來，和庫洛興奮地跑到母山豬的旁邊。庫洛搖著尾巴快樂的汪汪叫著，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母山豬拖到樹下。剛喘一口氣，便聽到如雷鳴的山豬吼聲，我趕快又爬到樹上。

白雀玉出現了，山豬牙上面還串著一顆顆的紅蕃薯，我激動地緊握著槍隻，庫洛挑釁地猛向白雀玉吼叫著。白雀玉不理會地衝向山洞裏去。過了一會兒，白雀玉發現母山豬不在，又衝了出來，那兇猛的模样相當嚇人。

「汪——汪——汪——」庫洛叫著作勢要衝進山洞口，白雀玉全身的白毛像刺蝟一樣刺張開來，追向庫洛。我看見白雀玉中計的追遠了，才發現躺在樹底下的母山豬乳房漲得飽滿著，雪白的映著陽光，多像媽媽以前餵我時的乳房。

「汪——汪——汪——」庫洛又跑了回來，得意地朝我叫了叫。白雀玉仍然不捨地窮追。我吹了一聲悠長的口哨給庫洛，「幹得好！庫洛，再來一次！」庫洛會意地再次邁開脚步，往山谷前方奔去，此時，白雀玉已開始露出疲態。

「汪——汪——汪——」

我聞聲抬起頭來，看見庫洛捉狹地引著白雀玉從河谷遠處又繞了回來。時機到了，我暗想。故意打了一個手勢，要庫洛到樹下來，白雀玉果然也跟來了。

可是當白雀玉發現母山豬死在樹下時，「嚙——」的一聲，悲憤地哭著。我看見牠倒在母山豬懷裏，不斷深情地哭著。我正欲舉槍，卻被白雀玉機警地發現我藏在樹上，蓄勢待發。牠激怒得瘋狂起來，想躍起身子撲向我。牠撲倒了多次，仍不死心，猶因獸猶鬥的拼命撲跳著。後來，牠發現再也沒辦法跳到我這兒，低首悲哀地看看死去的母山豬，「嚙——」白雀玉又發出一陣傷心的悲鳴哭了起來。鼓起餘勇，使勁全力再次撲向我爬的這棵樹，企圖要將我撞下來。

「碰——碰——碰——碰——」那力量大過我所能想像，牠已經不顧生死了，我咬緊牙關，死命抱住樹幹，但一陣大似一陣的麻痛和震撼如海濤般不斷襲來。完了，再這樣撞下去，我一定掉下去餒死山豬了。

「嚙——嚙——嚙——」白雀玉瘋狂地哭著。「碰——碰——碰——」

「我受不了了！」我大聲地求救叫道。庫洛見狀卻只能汪汪叫著不敢靠近白雀玉，庫洛一定被白雀玉兇猛的樣子嚇壞了。

「庫洛——庫洛——」不要怕！向前衝！」我在樹上大叫著。

庫洛眼見我痛苦的表情，也顧不得害怕悶著頭便往白雀玉撞去。此舉激怒了白雀玉，牠改變目標，向喧囂的庫洛衝去，庫洛靈巧躲開，白雀玉不捨地緊追在後。我這才驚魂稍定的吐了一口口長氣，伴著一身溘溘如雨水的冷汗。

我抬眼看了看直劈而下的火毒陽光，不禁一陣暈眩，但却有劫後餘生的快慰，就這麼懶洋洋地躺在枝桠上，時光宛如過了好久。

「汪——汪——汪——」

我被庫洛的叫聲喚醒，睜開雙眼，我看見庫洛邊跑邊叫高興得很。我笑了起來。這次庫洛繞得特別遠，折騰得那隻山豬魔王已然疲累得再也撐不住牠如小山的身體，恍恍惚惚的欲倒未倒。我緩緩的舉起槍來，白雀玉倏地清醒一臉驚恐的瞪著我。掙扎著最後一口氣搖搖撞撞的衝進山洞裏。

此時，我和庫洛清楚的知道，白雀玉再也沒有多餘的力量掙扎了，我從樹上慢慢爬了下來，喘著雙管獵槍和庫洛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山洞口逼近。我撥開了山洞口紛亂的草叢和荊棘。山洞裏的情景漸漸的現出。

我這才發現，白雀玉的身旁正有十幾隻剛出生的小山豬仔在嬉鬧著，看見我們，一隻隻好奇地想跑出來，顯然不知道生死關頭的危機已悄悄降臨。白雀玉驚慌地前腳後腳併用將一隻隻不怕死的小山豬仔撥回牠的身後。瞪著槍管，白雀玉凜然地用身體擋著那些小山豬仔。這山豬魔王再沒有逃路了。我神氣地舉起槍和庫洛再次步步逼近。你這讓族裏的人聞之喪膽色變的山豬大王，看你今天往那兒跑？使出你兇蠻的本色，你衝過來啊！你不是整座山頭最兇悍的山豬王嗎？為什麼不衝過來？衝啊？你——我舉著槍扣上第一道扳機再一步逼近，白雀玉不斷後退。怎麼？部落裏人們心目中的山豬大王不過如此，這隻曾將部落最懼悍英勇的獵人阿努哈用山豬牙刺死的山

豬魔王，為什麼不發威了？我狠狠地笑著，舉槍就要擊發，白雀玉猙獰地咆哮起來，面露殺機的就撲出，我神經緊繃了一下，就要扣上扳機，但白雀玉一個回頭，牠又軟下來不捨地看著那十幾隻小山豬仔，就這一回頭，我看見方才牠兇狠的殺機褪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充滿慈性的、雙眼無力的、軟了下來白雀玉；不再是那兇猛不可一世的白雀玉。這多大的改變呵——我迷惑了……那是一種如何揉雜著兇猛、無情而又慈祥、無助的容顏。那多奇怪的神情，我不禁冷然想到，要不是這十幾隻小山豬仔，那白翊山豬魔王、殺人無數、威武不屈的白雀玉就要衝出來將我刺死。而牠現在只不過為了那十幾隻小山豬仔却……剛才的悲憤兇猛呢？而現在，我舉起槍，從瞄準孔望過去，白雀玉的眼光是那樣兇猛、無助、又溫柔地定看著我，看著那十幾隻小山豬仔。而那，多像在我生病時，媽媽憂心看著我的溫柔眼神！多像阿爸看見媽媽要去世時，那種無助悲涼的眼神！多像！多像！我想起媽媽，想起阿爸！白雀玉你吼叫啊！你兇狠的撲向我啊！衝向我啊！白雀玉！好讓我把你打死。白雀玉，你不是這個樣子的！但白雀玉，為了保護這些小山豬仔，那眼神……我想起媽媽，想起阿爸！我……我把舉起的槍放下。庫洛不解地看著我。我吹了一聲口哨，要庫洛撤退，庫洛汪汪地叫著，好像說：這是最好的時機啊！你為什麼不開槍反撤退！

「庫洛！回去！我們不打了！回去！有一天，你當了爸爸時，你就會懂的！」

我默默地把母山豬拖到山洞口後，便和庫洛回家了。

阿爸看見我和獵狗空著手回來，便大聲地笑了起來。

「嘿嘿——我說過吧！伊瑪，我的兒子！你打不到山豬的！」

我笑了一笑，沒和阿爸說什麼。

「不要緊，來吃飯吧！伊瑪！吃完飯，我們到蕃薯園去將籬柵拆下來！」

我吃了一驚。阿爸為什麼要拆下籬柵，是不是阿爸從頭到尾都暗中陪著我去打獵？我想問，但看見阿爸的笑容，我忍住了。

吃完飯，我和阿爸在蕃薯園裏，將一根一根的圓木材拆下。

「以後，白雀玉要來吃蕃薯就方便了！那些山豬仔要吃呢！」

「阿爸！你都知道！」

阿爸古怪地看著我，笑了起來。

「伊瑪！有一天，你做了阿爸，你就知道了！」

於是我與阿爸高興地拆著籬柵，一邊快樂地唱著歌。這是媽媽去世以後，我們父子一起這麼高興。但我一直不解，阿爸一定是跟在我後面打獵，誰要我是他兒子。阿爸一定都知道。管他的！我高興地笑了起來。在太陽下山時，我和阿爸一起唱歌，一邊欣賞這一片沒有籬柵的蕃薯園。多好！我想。阿爸也是。庫洛也是。我看見阿爸

把手中未喝完裝滿酒的酒瓶丟向遠方，形成一個美麗的弧形，像媽媽的心。